



百花齊放

搞運動必定犧牲學業，正如任沛形容：「我們叫這些做祭神運動，叫捐軀！」因此，不是人人都喜愛參與，專注學術的校友陳雄根便是一例。

「一些普通同學對投入政治運動的同學頗為反感，覺得他們在刊物發表教條主義，在搞事。」陳雄根說。

校友鮑少群也贊同，搞運動的學生畢竟是少數，追尋學問的始終較多。

「我們一班人都很喜歡做研究，種菇養蝦，常常跟胡秀英博士通山跑。」主修生物的鮑少群說。

找一個落腳地

校友李劍雄也附和：「我怕涉獵政治，驚將來考不到政府工，所以，在大學參與的活動，都是玩的。」

鍾美儀也認同：「我是大學口的自由人，沒埋堆，但每一個堆我都去過。總結四年大學生活，只得兩個字——開放。」

正如杜子瑩說：「在中大的傘子下，你總會找到一個落腳地！」



▲陳雄根說，當年像他這種讀書派，對學運分子總有微言。



▲譚樹繁（左）因為常寫大字報，練出一手好字；李劍雄（右）則參加了很多玩樂興趣班，練成周身刀。



▲齊禧慶（左）是學運的積極分子，鍾美儀（右）則是大學口的自由人。



美式師生關係

開放氣氛，跟美國回來的李卓敏校長不無關係，相對於著重英式傳統的港大，中大就顯得較為美式。

「當時生化系主任馬臨教授提倡非傳統教學，幾乎每個老師都會請同學吃飯或者BBQ，有次老師還帶我們到研究院飯堂吃全魚宴，師生都打成一片。」奚小龍說。

「那次崇基搬圖書館，全體師生出動，排成一百米人鍊，用人手把書本流水式由舊圖書館搬到新的，那畫面，真浩瀚！」黃得勝憶述。



▲由師生組成的人鍊，把崇基圖書館內的藏書成功搬到新址。

根一樣的歸屬感

因為彼此關係太密切，畢業了的同學，都記掛著母校，有些，還把記憶延續到下一代。

「我有個同學把女兒的名字叫『菁菁』，因為他大學時是菁社社員；而我二女的名字就叫『卓敏』，因為我和丈夫都是中大人，那時的校長，便是李卓敏。杜子瑩說。

中大人對於中大，就是有種根一樣的歸屬感。



▲一張張老照片，見證中大開山闢地的歷史。